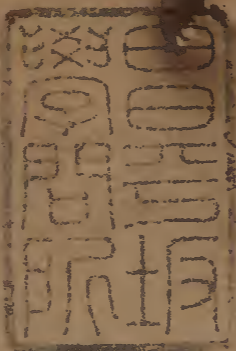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五十一之三



臣

六十六

內閣文庫			
五九	三〇	漢	
函	六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〇	三〇	漢	
函	六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66)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海山文庫

臣類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劉文靜

開創

劉文靜世居京兆武功。儻有大器。略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啟之也。寂

八編類纂

臣類

一

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劇，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相憂者，世廼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李密倡亂，兵填河洛，賊盜蟬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此城，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鎮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

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士馬精彊，宮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並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之，會得釋而止。王敎文靜僞爲詔，發西河太原鴈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

可帖帖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卽委文靜表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僞作符敕，發宮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二、文靜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惟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訖，謂威等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方開大將軍府，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

起文靜

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不忍坐觀成敗，故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土地，入唐。公金帛，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卽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疋。公喜曰：非君善詞，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尚數萬，欲引兵而東。文靜命將追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

臣共楊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大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命秦王討之。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遇秦王不豫。委于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兵眾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甚無與決。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過

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第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劍擊柱。曰當斬寂。曾家數有恠。文起憂召巫夜被髮。嚙刀為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忝為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眾。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成事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疎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

小人勿用
小人勿交
小人必
相交小
必殺身

八續後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險忿不顧難醜言恠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
憂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宜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
臨刑撫膺歎曰高鳥盡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
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
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
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世
民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

唐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
書兼草隸開元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

白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
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闔
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步頃也彥謙驚曰
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
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
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
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叅
軍公爲秦王卽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
衆爭取恠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
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

在收圖籍
之上

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豪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相如晦協判大事計累進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苛譖於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乃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

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封爵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木比聞閔課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於色玄齡顧諸

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辯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大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新焚波陵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
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惓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
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太子就省擢子
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
十一謚曰文昭陪塋昭陵高宗詔配太宗廟廷玄齡
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
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
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
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貞觀末年以謫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

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
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
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
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樵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
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
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蔽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執
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

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青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敕子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蕭瑀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相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及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服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如

臣職

是初帝討遼玄齡守京師上命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在帝聞留守送告密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斥令腰斬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如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時有司以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公座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崔

以此爲訓
而其子遺
誅愛尚主伏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臣類

仁師曰父子天屬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玄齡
曰舊制兄弟異居廕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
有廕而止應配流據法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
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
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律五百餘條立刑名二十比隋
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比削煩
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
餘條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十百條至是頒行之
又定枷杻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唐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
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
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
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傭就卑職爲須少
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後如晦旣得志以
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高祖平京
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叅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
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
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
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僚

府從征伐常叅帷幄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
才之莫見所涯進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授左庶
子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
下不肯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刺諷如晦等帝曰玄
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
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領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
奉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子就問帝親
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書
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

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他日食瓜每輟其半奠焉
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
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親
送於靈所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勅
所御撰往祭明年之祚遣尚書勞問妻子國府官佐
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方爲相時天下親定臺閣制
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
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
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當世語良相必曰杜房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

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
公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
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王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
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鷲構以累貶死嶺表

唐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太宗長孫皇后兄也性通
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
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部郎中上黨縣
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
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太計者遺細行周公

所以紂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
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
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
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
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
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王爲太子授左
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
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
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收亂諸將請遂討
之帝顧歎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

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並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與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

徒等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華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第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褻帷寧無傷錦之弊一挂刑綱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帝欲立晉王未決坐

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乃止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

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
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
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卽位因秘不發喪請
還宮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
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
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
又幸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
言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
及于志寧言后無子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
數諫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

不宜受

可。帝不聽后旣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
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
茂將臨按傳致反狀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
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
冲等於嶺外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覆按
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
暴訊無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弟思于檀口
大抵蕃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
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真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
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旣二后廢立計

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營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今

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徙河南洛陽普沉厚寡言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卽

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賜第一驅拜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請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

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徵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

可借

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克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王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召還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甄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

套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臣類

七

三

發書實不知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
生爾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開風而至普白太祖太祖曰
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
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
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倖度屯田員外郎雷德驤判大
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
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
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
之曰鼎鑊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
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

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為商州司戶叅軍刺
史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叅
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訕
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
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從靈武德驤
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
有疑普意矣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
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請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
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
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逐普賴

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
盧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卽令分異
之會崇矩客上書告崇矩陰事遂罷崇矩普曰是見
疑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居又營邸店規
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
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毆法普庇之
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
字普恩益替始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
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
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謂普初無立上意奉朝

不知止

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
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
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
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以子承
煦爲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爲子弟求官上特命之
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
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密升
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先是
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
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爲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

遂之也

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
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奸邪正直久遠
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
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
遂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秦王廷美班
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
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
勝軍節度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
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墓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
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

雪下相商
之臆劫批
到底

極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
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
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
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
熙三年初太祖一日以幽薊地圖示普問所以取之
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普曰
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
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
至是河東既平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
曰臣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于不

八
類

六
臣類

七

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
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羣或
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
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
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
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
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類相率嚮化契丹獨將
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
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
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

遂爲宋人
長慶婚虜
自慶之祀

奸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與王抑
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
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
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
聲俟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
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
何將師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
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
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
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一 三
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
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四年移山
南。東道節度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
切。上惻然。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籍田禮畢。太
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
太保兼侍中。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驟
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于是
普廉得專殺不法事。力于上前發上。乃遣近臣就案
利用。且伏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
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

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李繼
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
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
同列所規。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
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
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
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
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淳化三年卒。普性深
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
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

某人爲其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一日太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

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拔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太宗入彌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奸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嫉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命普卽榻前誓書署其尾曰臣普記藏

之金匱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是時盧多遜爲平章事遜博涉經文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在數有謀畧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豫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服焉太祖時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奉朝請數年普子承宗娶

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

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多遜具伏
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
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
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
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詛呪顧望
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
其家屬朞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王繼勳趙懷祿聞
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
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
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

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
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賫銀器錦綵羊酒詣
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五月趙普又以
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
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
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
同察之普大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雍
熙元年廷美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涪王
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
實爲之也初建隆二年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

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千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國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第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

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惟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牧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先是。濟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遣使諸州監輸民租。民始不困。後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入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

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督丁壯塞之。後有譖其私取親兵爲心腹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卽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已。卽詣普謝。拒不見已。而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一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

權始輕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疆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上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發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普之謀也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晏之于后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

節今之班

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
論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
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節度使武行德白重贊等各
陳攻戰閹閹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
日皆罷鎮奉朝請開寶五年以辛仲甫為西川兵馬
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仲甫對帝遂
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
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
二也太宗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
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節鎮

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號
州刺史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
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
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
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疆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
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
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與
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
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眾心又巧誣以他

事上頗疑之。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初彌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一日詎樞密副使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知開封府李符參知政事宋琪之薦符事上。及得貶德超屢稱其寃。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上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卽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悟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

唐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會典文苑

漳州下聖即也雖夷叛可以興此土由吳鞏然

至是潤北視以

美而罷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趙普

開創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驛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

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
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
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徵服
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
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
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
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
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
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
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
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
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
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
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
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
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

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猶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金者大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金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已卯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常須用弓匠。

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
親用西域曆人秦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
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
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
灼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
爾後軍國庶政當委悉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
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
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
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
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
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
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
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
請諭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
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
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
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

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
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
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卽位宗親咸
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
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
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
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
拜王深然之及卽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旣退
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卽位宜有

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
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
自庚寅三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
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
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
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
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
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報然後行刑貢
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
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

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費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

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

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裁葡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必屠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

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

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殍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下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徃徃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

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育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

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監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

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謂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牧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

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百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逆傳明驛券度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接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旣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

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卽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

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糟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南河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

一百一十萬兩。譚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與都刺合蠻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辯諫至聲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

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
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
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
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
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
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
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
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
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
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與都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庭

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
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
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
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御
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
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
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
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
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

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大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賜贈甚厚。復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為皇弟，希憲年

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謀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

擅不法。至是命阿藍荅兒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計聞希憲啟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豪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

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行省將軍在關右，渾都海守將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而附阿里不哥，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圖，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可揣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勝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思怒槃不附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卽以已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

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僉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阿里不哥聞世祖已立命阿藍荅發兵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置將佐散士卒賚金帛又命太平魯海拘收關中錢穀不哥稱帝於和林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

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漠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應阿里不哥殺所遣使者遣人諭其黨密里於成都乞台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與魯官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卽位責任吾等正爲今日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掩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

憲

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具以驛聞時
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
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
皆身承密旨君但承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
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
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家古官八
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
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
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衢方出迎詔人心
遂安乃遣使遣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

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
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
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
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
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
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執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
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
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
丁徃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旣執諸校事軍疑懼駭
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

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山兵效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弃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泉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已而世祖自征阿里不哥、不哥敗走、自歸於上都、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歸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

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用屯田者以寬民力欽
 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
 憲皆遣之還史飾詞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
 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
 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
 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
 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
 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効宋將家屬之
 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
 親人皆感之李壇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

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緣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
 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
 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
 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
 李壇叛亦修城治兵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
 南合代希憲行省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
 京帥陛見言曰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
 宜行事不謀佐二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
 司帝撫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
 慰諭良久進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

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晉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願扈從。諸臣曰。吾安得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王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上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

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上。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緘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三
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關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人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奈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或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

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論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

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贖馬

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旣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贖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贖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能，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上一事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常道啟朕。及鄂漢班師，甚善。今以大事付卿，賜田及馬。希憲以才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

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歛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

新集卷之三
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没人。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且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

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虫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卽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

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
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
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
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
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
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
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
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
足卹論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輸旨曰上
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

所沮初希憲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
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
方讀書畧不荅希貢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徹去坐
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
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
堂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
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希憲諸兄弟皆耶揄之希貢
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
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處諸儒
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于世祖皆遂其請是

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則大奸專政。羣小阿附。

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按

蘇也。且大將軍。祇對同。入之。式。其。具。又。帝。靈。卒。之。辛。十。一。月。十。六。日。日。大。星。崩。之。日。平。樂。公。育。大。將。為。不。肖。子。祖。劉。武。革。宜。對。之。十。十。此。天。不。律。昔。無。幸。歸。三。升。可。對。也。又。曰。武。蕭。外。采。公。無。所。成。日。晴。臯。夔。野。其。地。轉。風。谷。無。不。可。又。其。自。其。日。蘇。武。祿。不。下。藥。矣。如。其。子。曰。丈夫。其。義。良。為。臨。臨。焉。因。害。刃。祿。之。大。清。器。不。宜。開。聖。意。意。為。其。利。不。然。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周勃 中興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于是陰謀以為

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令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皆什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論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庶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邸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謝歸相印
後可勿出
矣

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後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

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死國絕一歲更封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世復封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漢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

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
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趣入拜謁將軍迎拜因
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
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
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
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
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

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
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
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
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
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
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
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
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先是後元年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柁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恠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

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僮仔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家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安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

見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六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
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
光盡誅桀安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
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克實四夷賓
服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
雜治皆以爲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卽以赦令除
吳罪後待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
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
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

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
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
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千秋擅召中二千石
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任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
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
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蓋其
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以爲丞相久
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奪也間者民頗言獄
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持論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

太后者上
官氏也

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

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
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
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
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
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
後奉承祖宗廟于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
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
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

孝宣皇帝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司馬大將軍
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二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
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
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
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
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
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
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後
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
室輦閣通屬承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

乘輿輦加畫綉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
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
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
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
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
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
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太將軍
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後自救邪後兩
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踰大夫門御史爲叩

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
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
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
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
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三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
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始
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
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
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
始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表央衛尉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
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
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
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
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屯兵官屬
特使禹官名爲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
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仲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
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
羽林及兩官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侯問禹曰我何

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
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
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
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
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
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
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
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
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
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
竄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
警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
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
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
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
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
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
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
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

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
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
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
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
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
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私徙陛下在太后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
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
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殺許后事陛下雖寬仁
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

八類集 卷百五十三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黿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戲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世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

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誑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揚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皆

讐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
 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
 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左
 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
 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
 愛厚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
 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
 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
 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
 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

漢家恩禮
 不薄光子
 孫自以奢
 縱悖逆亡
 何與驂乘

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
 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
 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初諫大
 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族之後數為大將
 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
 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光
 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
 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
 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
 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

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人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射造循榮二人皆應

吳公錄孫

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
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
守才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
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頽爲行參軍前太傅
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
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杖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
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

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以來迄于太康
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郡公
卿士皆廢于安息遂使奸人乘釁以虧至道然否終
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
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
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
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
將軍導上牋曰晉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苟文若功臣
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
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

無故加官
錫蔭海所
耻也

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
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
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
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從之。拜
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
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
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
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
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
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

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血
衆收淚而謝之。帝卽晉王位。導拜揚州刺史。陳頽遺
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
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
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
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
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
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
不能從。及帝登尊號。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
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以刁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真推

小人勿與
作緣受其
排擠不可
受其救援
尤不可

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孰寵信之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詔怨望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會太山太守徐寵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監旣而監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于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太子副二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顥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覲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顥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顥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

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導守尚書令敦據石頭叅軍呂猗說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顥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正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止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顥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

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瑯琊王衷、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位太子。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

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巳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閭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東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二于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八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爲主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源倒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乃止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四年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

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寇。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雖不行。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温嶠卒。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紀綱頓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温嶠時爲

平南將軍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酣樂不恤政事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于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卽歸罪方自中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忌孰侯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劉胤首至建康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

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六年冬蒸詔歸胙于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慾食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病不堪朝會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朝，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轎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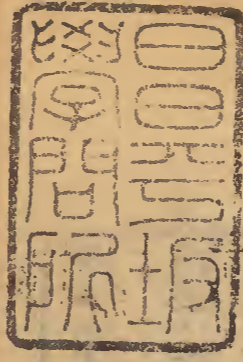
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輔廷之權，旣據上流，擁疆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賜綦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轎車，黃屋，左纛，前後

續類纂

卷三十三

三

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



[Faint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